

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初中組一等獎

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二年級 徐梓僑

我們之間隔著一道光

中一那年，我的世界皆是灰色的。父母無休止的爭吵像背景雜音，我的學習成績亦隨之一落千丈。我開始習慣蜷縮在教室的最後一排，用耳機築起那座與世隔絕的城牆，筆記本的邊角被我摳得發毛，甚至泛白。直到那個因轉學而來的她，像一道毫無預兆的晨光，照亮了我那自囚陰暗的角落。

她叫林諒，名字出自《論語》中的「友諒」。我們的第一次對話，源於我數學作業上一個明顯計算錯誤的答案。她並非班長，也沒有承擔老師的授意，只是自然地轉過身來，她的指尖點在我錯誤的步驟旁，輕聲說道：「這裏，小數點好像跑錯家了。要一起看看嗎？」她的聲音很沉穩，竟毫無一絲誇張的同情或好奇的意思，就如同在討論今天的天氣一般。我卻怔住了，總以為會迎來嘲笑或說教。但她只是在等待我的反應，眼神清澈得見底。那時我第一次真正的知道，原來「直」可以不帶任何的鋒芒，只是單純地把事實攤開，信與不信應當另行討



論罷了。

我們漸行漸近。我依舊沉默，可我卻從她身上瞧見了一種特別的「多聞」。她的「多聞」不是炫耀知識，而是對生活龐雜細節的溫柔收納。她知道哪棵老榕樹的氣根最適合編織小手環；記得校工老伯每週三下午會烤地瓜，香味飄散的確切時間；甚至還能分辨三種以上麻雀的叫聲差異。她帶我體驗這些，只是默默地分享她那獨特而細膩的世界觀。她在我身邊，我那非黑即白的校園生活，才得以真正接觸到灰階以外的色彩。

可真正的考驗，卻在我失控的那天來臨。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上學天，父母在電話裏再次激烈地爭吵，我不得不躲進洗手間獨自崩潰，隨即順手將數學試卷撕得粉碎，借此以便發行人情緒。紙片猶如慘白的雪花，飄落了一地……第一個找到我的，是林諒。她沒有驚呼，亦沒有急忙於安慰，卻只是蹲下來，一片又一片的，悄然拾起那些畫滿紅叉與淚痕的碎片。她拾了很久，隨後，她從自己整齊的資料夾裏，抽出一張整潔且空白的備用答題紙，輕輕地放在我那顫抖的掌心。她說「撕掉，沒關係。」聲音穩得像座巍峨的山峰，「我們還可以一起重新寫，你不會的，我可以教你。」

那一刻，「友諒」的意義穿透千年時空，重重地撞擊我心。「諒」，



是體諒，更是信賴。她信賴我有破碎的權利，更信賴我有重新拼湊的勇氣。她沒有替我解決問題，只是以一種近乎固執的耐心，為我開闢一個「允許脆弱」的空間。她的接納如此徹底，甚至接納了我對自己的不接納。

我們沒有戲劇性的拯救情節。她只是以她的「直」，為我混沌的世界劃出清晰的座標；以她的「多聞」，為我貧瘠的心靈打開無數氣窗；更以她的「諒」，接住我所有下墜的時刻。這份友誼未曾使我脫胎換骨，而是如光滲透裂縫般，讓我在自身的廢墟裏，瞧見那給予我繼續生存的希望。

而真正的益友，或許從來都不是將你拉出深淵的巨人，而是當你在深淵裏，願意默默地陪在你身旁，指給你看，哪裏還有星星的人。

評語：敘事環環相扣，饒具創意。能將寫作要求融入情節發展，文筆圓熟。